



世界文學名著

懺悔錄上卷

第一冊

盧 騷 原 著
章 獨 譯 述

LES CONFESSIONS

By

J. J. ROUSSEAU

Translated by

CHANG TU

世界文學名著

懺悔錄 上 卷

第十冊



盧 騷

J. J. Rousseau

生於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

歿於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



盧騷老年之像

RW1343/01



華 翰 師 夫 人

Mme de Warens

蔡序

我們讀書，有兩法：一是取材的讀法，讀了一本書，把我們所需要的材料取得了；就是著這本書的人，還著了許多別的書，可以不問；著書人的品性與行為，也或可以不問。一是尙友的讀法，讀了一個人的著作，覺得是他人格的表現，受了很深刻的影響，非把他完全的人格認識了，不能滿意；於是不能不考究他的生平了。要考究著書人的生平，憑他人所作的傳記或年譜，不及自傳的確實，是無可疑的。章獨先生是尙友盧騷的，所以最愛讀盧騷的懺悔錄，又想到盧騷學說，影響於中國青年的思想很深刻；青年中要尙友盧騷與自己同感的，一定不少，所以把懺悔錄詳細的譯出來，不但句斟字酌，一點不肯含糊；而且書中的固有名詞，都註明來歷，可以省翻檢他書的煩，這真是我們一般讀者所應該感謝的。

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蔡元培

吳序

大凡一個理智與情感都豐富的人，必定將宇宙萬物，都關到心上來，要想參透他的究竟，重估他的價值；並且貿貿然就拿出自己的主張。盧騷也是這麼的一個。不過他不會像許多哲學家，去拿了宇宙大問題，想探討一個大原則。他在宇宙萬物中間，無端偏重了一個人權的小問題，大膽的斷定了人權天賦，倡出了一種民約的學說，逼着把盧騷以前的政治，生出根本的搖動；還影響到盧騷以後的社會，間接的發生大變化。所以他雖沒有較多的年壽，可成就他再去探討宇宙的大原則，也够說得到有一個小小的貢獻。這是他理智與情感都極其豐富的結果。但是他的成就，我想他並不會十分自足。他止相信他有這個大膽，敢於倡他的學說。他懷着的心願，覺得還要複雜，還可以確當，必定會弄到他的學說，堅決地主張出來，毫無遺憾。他一方面卻又覺得用人類的年壽，要與宇宙真理，去拚性命，互相拆穿，終究是不可能。因此他要把他學說，表出是他誠意的見到，據他看來，確實如此，並無一毫虛偽的騙人，要把自己相信不過的，樹強別人去相信。有這個使人了解的心願，就不能不多給別人以參考品。而最重要的參考品，就是盧騷自己一個整

個兒的人了。先把他自己整個兒的人，用毫無虛偽的敘述出來，公開了給與參考的人們。這有兩個暗示：一是見得盧騷敘述他自己的人，是沒有遮攔如此，那就由這個人寫出來的學說，也望相信他是毫無遮攔。二是倘使別人要問盧騷怎麼樣會倡出他的學說，那就叫你看他一生的曲折變動，所以便倡了他那種學說。他作懺悔錄的意思，就於二者之外，毫無餘蘊。不可因為他取了懺悔的名詞，用奧牧師的揣測，說他有贖罪的意思，更不可用村學究的面孔，說他要把懺悔過的，叫後人來懲戒，或來仿效。這是失了盧騷作此書的意思，也便失了吾友章先生譯此書的意思。章先生也是一個理智與情感都豐富的人。他雖還未有大名如盧騷，因為他還在那裏經過他自己懺悔錄的上半部生活，不會到成就什麼固定學說的時候。那麼盧騷的懺悔，到底懺悔些什麼呢？我想他是懺悔他不應該倡什麼學說出來，麻煩別人。又懺悔既倡了學說，不應該不把這個倡學說的人，赤裸裸的敘述出來，見得所以便倡了他的學說。除此以外，最好就不許我們再加半個字的批評。我們讀過盧騷學說的，就大家來看他這個人，活像看你的朋友，看你的親戚。看完了，說聲：「原來如此，這個就是盧騷，也就罷了！」

譯者序

盧騷名讓嘉，生於瑞士日來佛，他這個人，我們中國人知道他的姓名的人，在一般人裏，自中華民國出世以後，恐怕是逐漸增加了。因為曉得世界上有所謂民國，就是由於他的一本民約論的來源；所以中國人除了注意過他的人以外，大概只覺其是個哲學家。要知這個稱號給他卻是不大夠的，因為他實在是個天生不受絲毫壓迫的革命家。同時又是科學家，文學家，教育家，藝術家，現在我們來將他這幾個稱號，名實相符的證明一下，我說他是個天生不受絲毫壓迫的革命家的話，除了有民約論證明以外，再請看這本書之後，便可明白。證明他是科學家的，有他著的植物學辭典，以及在法國蒙白里大學當教授的事。證明他是文學家的，有文學史說他是浪漫派的始祖。證明他是教育學家的，有教育學史上說他那部教育論，一直到此刻都承認在自由教育上是最切實的學說。證明他是藝術家的，有他的音樂辭典，他的樂譜，以及他關於藝術上的著作與事跡。就這一點兒，勉強總算是說明了他的思想與學力。現在再來說他的這部懺悔錄是本什

懺悔

這本書名是叫懺悔錄，其內容，其價值，實是無可比倫的一部書。盧騷自己說牠是一部良心的歷史 (*L'histoire de l'âme*)，所以就由他自己用了這個名稱表明了這部書罷。現在我卻要找一個名稱來表明他作這部書的行爲，以我看這簡直是一種「超人的表現」 (*L'apparition de Superhomme*)，人們或者以爲我說得太無邊際了，所以我應稍詳我說這話的理由。超人的事實，以進化說，本來無時不見有超人的現像，就以與盧騷同時而受他影響的一位不大知名的朋拉兒先生，就說過一句超人的定意，他說：「超人就是超過人的能力與生業的人。」現在我敢來添一句：「掃除了人的一切污點的人。」至於超人的形像，將來進變到如何形式，我們有見於人類進化的遺跡，只好說：等我們死後尸體的細胞，由他次第一個一個的化生，一直化生到最末一個的時候，或者可以得見，現在卻不敢妄說，反此，我們看了人的臟腑，因其受了威觸，像蜘蛛網絲的從裏邊抽出來的進化絲條，日見其長而複雜了，這可說是件不可掩的事實，因之竟敢斷定一句：將來的超人，便是用他的科學與藝術，滿足他的需要與願望，掃淨人的污點的行爲，那時他

看我們今日的人，就與今日我們看狐狸豺狼一般的兩足圓毛動物系了。所以我敢說盧騷作這部書的行爲，是超人的表現。此外，再來一說盧騷及他這部書的影響。

盧騷的著作的影響，實言之，便是他的影響，最顯著的就是世界所有的共和國家，都要算是受他的影響。若稍細一點說：雖一般哲人文士所受他的影響，其數更無窮盡，但大概而論，以德國往代的哲人，竟幾全受其薰陶，如康德，葛德，希勒；俄國的陶斯泰，則枕邊常置有盧騷的書籍，至於專言本書的影響，最明證的有：葛德的我的生活，陶斯泰的懺悔，克魯泡特金的自傳，這皆是受其影響的實證。以共和國而論，中國人已算是受其政治理想的影響，然而就中知其是個如何人的，恐怕還是極少數，有人說他作懺悔錄是自誇的行爲，不知盧騷一生的著作，從未由他自己出版過的。因此人們若對於他的爲人，要想了解，以及自己相信是要向超人路上走的人，都請耐性點將本書一讀！不過，我們讀到他說他的缺點的時候，卻不好用中國人的口頭禪，自卑而圖隱自污的說：盧騷「尙有此缺點，何況我輩呢！」讀到他的長處，便說：「我非盧騷，豈能作到呢！」那末，不獨他的本意未得了解，連那超人之路，更非我們所能夢想得見了！人們若是看到文字的費解，那

是譯者責任，至此便不得不略說翻譯的問題。

我翻譯這書，最初是研究法文起首的，過後因為興味漸濃，便不忍放棄，於是就翻成了這本書的。談到文字與譯才，我是極無能力的一個人，加以盧騷的文章的難解，是世所共知的，試想以這件精細的工作，給了一個無能力的工人，焉得有好品出來罷！所以其中的錯誤必多，我說這話，並非有意自抑求揚的說法，實在是我的能力如此，若是有人願意指教，甚或至於指責，那真是我所求之不得的師友。我用譯的原書，是法國大學院一八一九年印行的藏版，所有名家雕刻的插畫，悉照原書，想使國人得見往代法國書籍之美，以及藉悉彼邦尊崇盧氏的一斑，惟不知翻印時的情形如何；書中的註解有少數是參照原書，其他大半是依照拉羅士大辭典，以及其他書籍，因昔日有見於日本書以及內國近今譯著，常有記音無義之詞，頗感不便，纔想除去這點小事，豈知這事給了我竟成了大事，有時因一字的來歷竟費去數月的時間，在讀者固不值一笑。參考的譯本，恰於出國時帶有大杉榮君所譯的日文本，我得益於他這部書確實不少。我譯的方法，既非直譯，亦非義譯，因為我不敢說何爲直譯與義譯的界說，我使絕對的字比字的直譯，那簡直不會

有義意的，直等於未譯；至於義譯，若謂不字比字的直譯，便可以中文的組織，能達出原文的意思，我不敢說，能辦得到。因為無論文言與白話，皆與歐文的組織有異，人事上的習慣風俗，舉動行為，未而至於衣履色式，各不相類，加之，一言義譯，便是偏重中文文氣為目標的，所以縱或弄得至好的，恐怕只能算是一種從原文上，略述大概的摘要而已。所以我此次的譯法，不願直譯與義譯的界說，只是儘可能做到的方法，逐句按照原文句法，湊成中文意思，存其相對的形義，說切實點，便是句法與文意，都求保其存真，譯文則力求其可懂，所以依嚴復先生的信達雅，勉強算是作了一點信達的功夫。至於雅字，無此本領，故未敢妄想。玄奘師的五不譯，我都轉而為註了，就因力求其相對的存真。隋彥琮師的八備十條，除了第一備的誠心受法，志在獵人，我卻變而為滿心愛讀，志在求解，此外各備條皆不設資格，這種譯法，便是於信達的兩方面，皆力求其相對，所以就可叫做相對的譯法。譯書的難處，我是承認，因為古今中外，在譯著中，能摘得最好的本子，恐怕算是基督教的聖經了，豈知也有可笑的錯處（參看拉羅士大辭典）如創世記的第一章第二節的上帝，的靈運行在水面上，拉丁文是：Et spiritus Dei ferebatur super aquas 其實 Spiritus Dei

是希伯來人說狂風的意思，所以照理當譯爲：「並且有狂風吹在水面上。」還有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四節的駱駝穿過鐵的眼，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。拉丁文是：Facilius est Camelum per foramen acus transire, quam divitem intrare in regnum Celorum. 這上的駱駝 (Camelum) 這個字，因爲從希臘文譯拉丁文的時候，將 Kamilos (纜繩) 弄錯而爲 Kameilos (駱駝)，所以使得二千多年的基督徒，拿着駱駝當纜繩的聖經，竟一本正經的講教理，法英文本，都依拉丁本譯的，所以都錯了。中國譯聖經的原本定是英文本，因爲「上帝的國」是英文本的譯句，拉丁與法文皆是「天國」，我說的雖近笑話，豈知當時七十位賢人費了多大的勁，還是會錯誤，說到這兒，我對於我自己的怕有錯誤的恐懼，也稍有了一點安慰。這次因無時間多修改，有錯處，等到能有再版機會時校正。不過，我最對讀者抱歉的，就是未能上下兩卷同時出版，雖然，此書在最初出世的時候，也是分期出的，其間隔了七年，所以我們也當他在中國是重出世罷！

懺悔錄上卷

目次

上冊

第一章 一七二一—一七二九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一七二八—一七三一……………七四

第三章 一七二八—一七三一……………一五〇

下冊

第四章 一七三一—一七三二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五章 一七三二—一七三六……………七六

第六章 一七三六……………一六五

第一章 一七二——一七一九

我來作一件創舉，實言之，是件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的事。我現在要向大家發表出一個完全真實的人，那末，這個人呢，就是所謂我。

惟我自己，我才知道我的心，也才認識一切的人。我這個人，不是像我所見的人們那樣所成就的；我也敢相信，我不是成就來像生存着的人們一樣。縱或我數不上好，至少我是與衆不同。假使這個大自然把他造我出來的模型毀壞了，人們要判斷是好是壞，一定要把我這書讀過之後才行。

至於那最後審判的喇叭，任牠在何時響起，我是隨響隨到，把這本書拿在手裏，那時我就直供於無上的審判之前。我高聲的說道：『那這些是我所作的，這些是我所想的，這就我所有一切。』我說到壞的事好的事，皆用一樣的誠實，對於壞事既不包蔽，好事也不張揚；或者有時遇到

一些無聊的飾詞，那也決無別意，不過是填補我記憶不足的空白罷了。總之，我自己能真實了，我所知道的也就真實，就不會有虛偽了。我發表我自己，要說得像過去的我一樣：那種時而輕薄卑劣，時而良善高潔的狀態；永遠存在的真實呀！我表白我的內心：一定要如你所見你自己的內心一樣。你集合我週圍同樣的無限的世人，讓他們來聽我的懺悔，讓他們來羞愧我的恥辱，讓他們來歎惜我的庸薄，等到輪到他們各人班次的時候，也叫他們用同樣的誠實，第次一個一個的，在你的座前來吐露他們的良心；至到最後，看有那一個敢對你說一句：『我是比這個人優秀。』

我是一七一二（註）在日來佛，爲公民盧騰易沙氏及女公民柏娜維森氏所生。所有一點有限的財產，要分給十五個孩子身上，所以分派到我父親的這一份，差不多已經是沒有東西了，他只有靠修鐘錶職業爲生，他的技藝倒是實在很精巧的。我的母親是柏娜牧師的女兒，她比較的是富一點；而且是很賢德很良善的，我父親娶她的時候，也不算不辛苦了。因爲他兩人的愛情，

（註）盧氏有些地方說他是生於一千七百十二年七月四日，是錯誤了，其實是一千七百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出世的。